

新
唐
書

三
二

杜裴李韋列傳第九十四

唐書一百六十九

端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太常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直學士和奉
救撰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朞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皇太子摠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

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
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潼代
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
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
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
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脩損諸侯則
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
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
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
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
士傳餐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
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
無爲豈必元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
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

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
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
及敗悉力營救旣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
終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絜白名當大政未久不
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
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
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載弟勝字斌卿寶
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宗感章
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
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
爲宰相及蕭鄴罷爲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
出爲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裴垪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

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埴校
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
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埴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
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
之埴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
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部侍郎帝器埴方
直以爲任公卿薄其過眷館彌厚吉甫罷乃拜埴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埴始承旨翰林天子
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筦埴多所參與以小心愼默稱帝意
旣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
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闢說帝憚埴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
呼埴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亢
官埴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
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埴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

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瓘每欲撓罔權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罔固爭以爲從史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猗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瓘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旣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罔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罔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罔乃爲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罔請秘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罔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誣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罔奏禁之一以公估準

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
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垧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
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垧獎
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又過謝垧垧
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
大慙垧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
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
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垧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
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
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垧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
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垧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
錄吉甫以垧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垧太子賓客罷武等史
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垧始相
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

館以登朝者爲脩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
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庾明
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庾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
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庾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
以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藩少
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
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
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
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
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
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
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
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

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爲俳說廋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

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
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
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
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
下曰鐸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
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
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
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
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
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
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簡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
其流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夔八世孫父肇大曆中
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

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謚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縵自代及爲右補闕縵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効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

書舍人宰相裴垪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垪曰奉教事果見聽垪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子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具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它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美寵之皇甫鏐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

吾等縱不能斥柰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怨陰構之又與度論
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
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顥李正辭
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顥正辭
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
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斂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
獻不中异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欸曲不
爲僞辭以悅人爲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
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
子持萬縑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
遺故家無羨財子澳字子斐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
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歸以

告澳不荅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墀
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
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
其職則公歛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
愧乎擢考功員外郎史館脩撰歲中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累遷
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爲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
問政得失常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即遷延須見帝開陳可
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如何澳陳帝威
制前世無比帝搔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荅曰若謀之外廷則
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
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爲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
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
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荅曰陛下
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

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闕判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謂其甥柳玭曰吾本不爲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脫謂吾他岐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寔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爲吏部侍郎復出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澳坐吏部時史盜簿書爲姦貶祕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辭疾不拜丐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貞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薄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妄宜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爲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爲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爲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爲舉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襖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丐解職每請帝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極於用九月九日帝爲黃花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願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弟纁有精識爲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溫

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意喜曰兒無愧矣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旣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旣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

不測溫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霧咎邪率同舍伏閣切爭由是益知名大和五年太廟室漏罅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稟自救中人葺之溫諫吏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脩夫設制度立官司度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下閱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脩業矣帝乃罷官人會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爲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爲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喪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